

2集說小篇短界世代近

譯石柔·吾真·川梅·迅魯

上 漠 沙 在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上 浪 抄 在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II

在沙漠上及其他

上海朝花社編譯

小引

一時代的記念碑底的文章，文壇上不常有；卽有之，也什九是大部著作。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爲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，極其少見的。

但至今，在巍峨燦爛的巨大的記念碑底的文學之旁，短篇小說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權利。不但巨細高低，相依爲命，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，但見全體非常宏麗，眩人眼睛，令觀者心神飛越，而細看一雕闌一畫礎，雖然細小，所得却更爲分明，再以此推及全體，感受遂愈加切實，因此那些終於爲人所注重了。

在現在的環境中，人們忙於生活，無暇來看長篇，自然也是短篇小說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。只頃刻間，而仍可藉一斑略知全豹，以一目盡傳精神，用數頃刻，遂知種種作風，種種作者，種種所寫的人和物和事狀，所得也頗不少的。而便捷，易成，取巧……這些原因還在外。

中國於世界所有的大部傑作很少譯本，翻譯短篇小說的却特別的多者，原因大約也爲此。我們——譯者的彙印這書，則原因就爲此。貪圖用力少，紹介多，有些不肯用盡默氣力的壞處，這自問恐怕也在所不免的，但也有一點只要能培一朵花，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的近於不壞的意思。還有，是要將零星小品，聚在——一本裏，較不容易於散亡。

我們——譯者，都是一面學習，一面試做的人，雖於這一點小事，力量也還很不夠，選的不當和譯的錯誤，想來是一定不免的。我們願受讀者和批評者的指正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

朝花社同人識。

目錄

小	島	父	鄰	孩子們與老人	井	在	農	空
引	上	與子	舍		邊	沙漠上	夫	戀
	捷	法	南	南	南	蘇	蘇	蘇
克	蘭	斯拉夫	斯拉夫	斯拉夫	斯拉夫	聯	聯	聯
	西							
	蒲	麥	伊	拉	倫	雅	普	
	爾	土	凡	柴	支	各	理	
	什	斯	·開	力維		武萊	希	
			卡	基		夫	文	
	眞	眞	柔	柔	柔	魯	魯	眞
	吾	吾	石	石	石	迅	迅	吾
	譯	譯	譯	譯	譯	譯	譯	譯
	一	一	五	五	八	一	一	一
			五	五	三	七	三	七

放浪者伊利沙關台
跋司珂族的人們
狂風暴雨中
威謝曠美

西班牙
西班牙
猶太
猶太

巴羅哈
巴羅哈
賓斯基
萊辛

魯迅譯
魯迅譯
真吾譯
柔石譯

一六七
一八七
二〇三
二一五

捷克

凱沛克兄弟

島上

島 上

真吾譯

古時在列斯達地方有位路易先生，他後來周遊世界；至他知道世界的大部時他在可想像的極遠的島上死了。他住在列斯達時，他是個有健全的和重要的人物。他如一般的人生生活，他自己弄得頗好也不妨礙他人。他有許多房子滿足了他天賦的驕傲性。但漸漸地這種生活使他厭倦而成爲一種負累，所以他把他的所有都變賣了，駕了一葉片舟走了。

他們先到卡田，後到帕爾摩，君士但丁和邊路，到帕萊斯丁和埃及，又繞阿拉伯到錫蘭；他們甚至駛到馬來半島和爪哇，待重至大海時他們向東南行。有時他們遇到本國人，到故鄉去的。他們聽到了故鄉的消息歡樂得流下淚來。在這些地方，路易先生眼見那許多希奇古怪幾乎不可相信的東西，他幻想他把此外的

一切都忘了。當他們在汪洋大海航行時，一隻海鷗趕及他們，他們的船如塊軟木塞在波浪裏簸蕩，沒有方向沒有指導。三天之內海鷗增多，有加無減地憤怒，第三天晚上船在一個珊瑚礁上沉沒了。在最恐怖的聲音之中路易先生覺得他自己高高升上又低低沉落；但波浪沖他到一隻木筏上，無知無覺地。當他神志清醒時，他知道是在午刻，他是孤零零地臥在寂靜的海中一隻破碎的木筏上。在那一霎時他經驗到生平第一次的生活的歡樂。他的木筏只是浮蕩直到黃昏，在全個夜裏，第二天又是全個一天；但四面八方他不能看見陸地。而且他的木筏被水沖散了，一片一片地漂去了。路易先生想用他扯破的布條縛牢它們枉費氣力。到最後祇剩得三根不堅固的帆杠了，他爲他的困憊和孤單的思想要昏去了。於是路易先生來和他的生命告別聽受上帝的意志了。

第三天黎明他知道波浪把他帶到一個可驚的島上；這呈現在他面前的是兀立海中的美麗的蒼鬱的樹木。後來他能夠舉步到鋪着鹽和泡沫的岸上。在這時候幾

個野人由綠蔭中出來，但路易先生對他們狠狠地狂吠，因為他怕他們。於是他跪下祈禱，倒在相近岸邊的地上而睡去了。

夕陽西下時飢餓叫醒了他。他四圍的沙上都是扁平的赤腳印子，路易先生很高興看野人們蹲伏在他旁邊，出神地注視他，談論他，並未加害於他。他去找些充飢的東西，但黑暗已下降了。繞着一塊巖而行，他走向一大羣野人的地方。他們坐成一圓圈，吃他們的晚餐；他看見男人，女人，和小孩在一團，但他遠遠站着，不敢走近，如從別一個教區來的乞丐。後來在這些人之中一個年青的野女人起來，給他一盤水菓盛在一隻用草編的盤子上。路易忙趨向食物，饕餮地吃香蕉，新鮮的和乾燥的無花果和別的水菓，日光曬乾的肉與和我們所吃的滋味不同的可口的麵包。女郎又給他一瓶泉水。當他吃時，蹲伏着，服侍他。他吃罷，他的全身覺得舒服；他大聲地道謝女郎因為她的禮物，因為她的麵包和她的慈善，也向其餘道謝他們的慈善。當他說話時，他發生感激如他負載過重的心的柔情的

約束，突然以言語表示出來，他從來未曾有過的。女郎坐在他的對面大笑。

路易先生呢以爲他必須重說一遍，使得他可以懂得，他向她道謝如此熱烈好像他是在祈禱。當時其餘的人都到林中去了，路易怕他自己留在這樣一個冷落的地方，而他心中又這樣歡樂。挽留女郎，他開始告訴她他是何人，來自何處，怎樣船沉沒，和他在大海中所受的苦楚。忽而路易看到她睡着了，她的雙頰緊貼着地面，他起來坐在稍遠一些地方，仰視星空，諦聽海潮的澎湃，直至他自己也昏昏入睡爲止。

早晨他醒來時，他找尋女人，但她已走了；祇有她身體的印跡完全留在沙上，挺直和纖長如一條綠枝，當路易一脚踏入這個陷下的地方時，陽光照得暖烘烘的。於是他循着海岸環行全島，看看它像什麼。有時他的路引他穿過樹林或穿過灌木叢；而有時他繞行沼池，或爬過巖石。好幾次他碰到野人，但他不再怕他們了。海是非常地青碧比無論那兒青碧，開着花的草木有特別的嬌美。他終日遊

走，觀賞他所看見的最美麗的鳥的美麗。他也想野人的美麗比無論何種人美麗。翌日他繼續他的探尋，直至他走完島之四周。島上有噴泉花草，平和得如我們所想像的伊甸樂園一般。晚上他回到他上陸的地方；那兒他看見女人獨自坐着，編她的髮兒。在她的脚下橫着載過他的木筏，受無路可通的海浪的輕賤，所以他不能再走了。路易先生傍她坐下，眼對着一個一個奪取他思想的海波。常層層疊疊的波浪來來去去的時候，他的心氾濫着無邊的哀傷，他吐出他的哀歌：他怎樣曾經流浪二晝夜知道鳥嶼所有的大小，但無處找到一個城市或港口，也沒有看見一個和他相同的人；他的同伴在海中死了，他獨自流落在島上不知從何處歸去，獨自在言語不通的野人中間。所以他悲傷他的運命，躺在沙上的女人聽他說直至她入睡，被他的哀歌的調所催眠。於是路易先生停止說話也緩緩地呼吸一口氣。

早晨他們同坐在一塊巖石上，高出海面，遠矚地平線。路易先生把他的全個

生命想了一遍；他記得列斯達的壯麗和寶貴，他的戀愛事件，他的遊歷，和一切他在世上所見過的東西，他閉攏他的眼，內在地找尋那些美麗的圖畫。但當他張開眼時，他看見他對面坐着女人在她的腳跟上，斜視着又暗淡地在她的面前；他注意到她的悅目的小小的胸脯和纖長的手足，色褐如赭石又很挺直。

他要時常坐在這塊巖石上盼望來船。他看見太陽從海中上升下落，他對這個及其種種都習慣了。他開始一賞這個島的甘美，這由他看來好像是個愛之島。有時野人要找他；他們很敬重他。在他們環他而蹲伏時他們看去像肥滿的鵝；他們是刺了花的，有幾個是很老了；他們給他東西吃又服侍他。當天雨時，路易先生到女人的小屋裏去住。這樣他住在野人之間也像他們一般地赤裸裸的了；但他輕視他們不要學他們一句說話。他不知道他們叫住着的島是什麼，也不知道他所容身的屋叫做什麼，也不知道上帝面前他的唯一的女伴叫做什麼。

無論何時他晚上回到小屋，他見得他的晚餐預備好了，他的床預備好了，又

有褐色的女人的溫柔的擁抱。雖然他當她不像一個人，而較近於動物，但他却要用他自己的言語對她說話，而且心滿意足當她聽他說時。所以他告訴所有的不絕地經過他的心的思想：關於在列斯達的他的房屋和他的游歷的瑣瑣細事。起初這使他懊惱就是女人不懂他的話在他告訴她的意思時，但漸漸地他對於這個也習慣了，告訴他同樣的事情一遍又一遍，時常同樣的話語和同樣語態；那樣之後他把她抱在他的臂中如她的妻子了。

但在時間的過程中他的敘述短起來了也不大聯絡了；許多事情由他的記憶中逃去好像它們從沒有發生過；終日他會躺在他的床上不說一句話，想一想他自己。他對於他的周圍都習慣了，他會坐在巖石上過幾個鐘頭，而永不想到盼望來船。

幾年過去了，路易忘了他的歸家和他的本國話；他的心如他的說話一般的愚鈍了。每當日暮他回到他的小屋去，但他不復知道這女人如他第一天所知道的

了。

在夏日有一天，當他正在深林中遨遊時，他忽然爲一種大大的不安所佔有了，因之他跑到開朗的地方，在那兒他察看一隻美麗的船在停泊。他心兒顫跳地跑到海邊攀上巖頂，從那兒他能看見一羣水手和職員。他躲在漂石之後像一個野人聽他們說話。他們的話語有些打動了他的記憶，他自覺異客是在講他自己的語言。於是他站起，想對他們說話，但他只能哭喊。異客們都吃了一驚，他隨即又哭喊了。他們把他們的短鎗對着他，於是他的舌兒解放了他對他們喊道：『大慈大悲的 *Genhoreel*』（水手們，因他把本國語忘了——譯者）他們歡樂地狂呼向他奔來，但，如一個野人，路易覺得他必須跑去。而他們已環繞着他，一個又一個地擁抱他，他們的問句壓倒他了。在他們中間赤裸裸地滿是恐怖，只渴想逃走。

『不要怕』，一個老職員對他說，『記牢你是一個人。拿肉和酒來，他看去瘦